

传世孤本经典小说

明·冯梦龙 著

醒
名
花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醒名花 / (明) 冯梦龙著 . - 北京 : 金城出版社, 2000.5
(传世孤本经典小说)

ISBN 7-80084-289-4

I . 醒… II . 冯… III . 章回小说-中国-明代 IV . 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09429 号

醒 名 花

无别名。

十六回。

题“墨憨斋主人新编”。“墨憨斋主人”系冯梦龙别号。冯梦龙卒于清顺治三年（1646），孙楷第认为本书语言为清人语气，假托冯书以行世。

原刊本内封题“墨憨斋主人新编醒名花”，序题“墨憨斋主人漫识”，不分卷，十六回。正文半叶八行，行二十字。

【藏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】

目
录

目
录

第 一 回	吉士怀春题紫燕 侍姬游戏学红娘	(7)
第 二 回	范道人遗囊显道术 梅杏娘平地沾冰清	(15)
第 三 回	高知县怜才假索咏 陶总兵念旧实亲□	(21)
第 四 回	双流县赠金逃难 万安屯借寇栖踪	(30)
第 五 回	奔父命巧遇攒戟岭 避仇人深羁不染庵	(39)
第 六 回	慈航渡惯作陷人坑 连理枝阴谋劫妹计	(48)
第 七 回	假扮盗自投法网 真仗义暂寄娇娥	(55)
第 八 回	持大节立功鲸浪 设奇谋显智莲坛	(63)
第 九 回	陶参府遣使求贤 贾大王折冲卫国	(71)
第 十 回	陶药侯重荷天恩 范云侣复申仙语	(78)



- |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十一回 | 修法事侄女归姑
庆寿筵亲翁得妇 | (87) |
| 第十二回 | 武伪将弃暗投明
范真人将机就计 | (94) |
| 第十三回 | 众魔军孤山覆没
诸义侠麟阁留名 | (101) |
| 第十四回 | 草奏章报恩留直
传好信倚玉连枝 | (109) |
| 第十五回 | 证错笺花烛话前因
脱空门情郎完旧约 | (117) |
| 第十六回 | 悟天缘樽前成八咏
迷富贵醒后却三公 | (126) |



第一回 吉士怀春题紫燕 侍姬游戏学红娘

有意多缘，岂尽必朱绳牵援？只看那，贾氏才高，掾公情热。司马临邛琴媚也，少君何用伤离别。止堪怜，刘阮识天台，情怡悦。有一种思凄切，有一等肠如结。恨鸿鱼不见，痴魂不绝。君瑞长亭惊梦，十朋江上啼红血。这期间苦尽或甜来，宜分说。

右调《满江红》

醒
名
花

这首词，单道自古佳人才子，得以萍踪会合，订好百年，莫非天缘所定。然天缘最是奇幻，在庸夫俗女分中，看其会合，极是容易，极是平常；独在佳人才子分中，看其会合，偏多磨折，偏多苦恼，又必生出许多惊吓艰难，再不得个顺利上手。当其未能会合之时，常恨天之厚于庸夫俗女，而薄我佳人才子；及到会合的时节，凭他绣户佳人，独有蓬屋的才子受用得着；凭他千金美女，独有赤贫的才子凑合得去。凭他父母兄弟，立意不肯配这落魄才子，独有天公见怜，偏要从中撮合，立意配这落魄才子。而后知天之待庸夫俗女者，断不以待才子佳人；其所以待才子佳人者，断不比待庸夫俗女，平常无味者也。所以，才子往往自负，宁可一世无妻，再不屑轻与俗女作配；佳人往往自负，宁可一世不嫁，再不与庸夫为偶。只看庸夫俗女之会合，不过藉以生男育女，步步孽障，件件苦海。惟才子佳人之会合，不是意气相投，定是文才相慕。非但贪被底之欢，常自得超尘之乐。故在下



也常自对天祷告，愿我来世，修做个穷才子，不愿做个富庸人；愿来世吃些苦恼，受用一个绝世佳人，不愿媒妁盈门，说合我做个田舍郎的女婿。这是我有激之谈，亦因披阅古来会合之事，其间奇情艳事，即未必尽同一辙，然或以异香之馥，而得佳偶；或以绮琴之媚，而获成双。此皆天缘巧合，绝不费恁周折。至于天台再往，空有桃花；玉洞归来，忽更沧海。此皆姻缘变幻，往往不可测度。尽有事出无心的，到谐了百岁朱陈；勉强苦求的，反做了两家水火。也有始难终易，也有始易终难。总然婚姻离合之间，凭你绝世聪明人，那个不入他的圈套？或认了真，有时真里边却弄出假来；认了假，有假里边却藏着真。还有错内成就，死中觅活。这都是老天公爱惜那些佳人才子，不舍得平平常常，便做一对夫妻。必定要颠之倒之，哭哭笑笑，乐一番，苦一番，风流一番，相思一番，孤零一番。然后佩返汉皋，珠还合浦。到手时节，相怜相惜，若惊若疑，比之庸夫俗女的夫妇，另一种赏心快意的去处。惟天下佳人才子，才理会得其中滋味；惟天下佳人才子，方凑合得其中天数；亦惟天下佳人才子，才描写得出其中变幻之妙。所以，其事必奇，其奇必传也。

如今且演说一段佳人才子的新奇故事。这事在明末年间，四川成都府，双流县中，有一个旧任锦衣卫指挥使，姓湛讳元亮，号悦江。夫人张氏，生下男女各一双。长子国瑛，次子国琳，长女慧姑，次女淑姑。男女俱聪明奇俊。国瑛字翌王，在兄妹之中，更为出类拔萃。自七岁上学攻书，便能过目成诵。至十三四岁之时，吟诗作赋，吕竹调笙，无所不妙。九流三教之说，无所不晓。三略六韬之义，枪棒器械之类，亦无所不能。十五岁进学，十六岁上，悦江即聘定陆顾言之女为妻。陆公现任广东潮州别驾，不意那小姐患病而亡。湛悦江又无意功名，林泉肆志。奈居官之日清廉自好，所以宦囊萧然，家中甚觉艰难。因此上同了



夫人子女，迁到柏秀村居住。那村离城数里，山明水秀，父子开馆设教，训几个学生度日。此时，翌王年已二十一岁，尚无力续娶。慧姑年已十七，嫁与本地陶总兵之子陶景节为妻。

一日，节届清明，翌王解馆，同村中几个父老，并旧日在城相契的朋友，沿村寻花访柳，携了一樽酒，在野外空阔去处，席地畅饮。酒至半酣，翌王诗兴勃发。正见紫燕一双，翔舞而来，即以此题，吟一绝云：

何劳紫燕语呢喃，双舞妍花媚柳间。

若肯寄人憔悴意，绣帘深处带泥传。

吟罢，遂取笔砚，写在花笺之上，众友各各和韵。翌王此时，触景生悲，不过谓自己老大之年，尚无佳偶，欲托飞燕，把此情咏，传于闺阁深处。其间或遇姻缘，可以永缔百年，亦未可知。真所谓无聊之极思也。

看看日已西斜，客皆散去，惟翌王游兴不尽，一路走回家来，咿咿唔唔，把《紫燕》诗吟不绝口。吟罢，不觉长叹。信步走过一座小桥，桥下有一所庄院。门前桃柳争芳，一带粉墙，环着绿水，斑竹门儿，太湖石耸出墙外。翌王立定脚头，观之不已。复上桥高眺，见墙内院落齐整，暗暗称羨道：“不知谁家宅第，如此华丽。”一头又把诗吟起来。

忽听得呀的一声门响，门内闪出一个青衣女童，向外张望。见了湛生，便欲闭门。湛生慌忙上前一步，向那青衣女童，深深地一揖道：“请问小娘子，此间是谁家宅第？”女童便带笑的答道：“相公你问怎的，我们这个所在，便是本县城梅府别院。我家老爷在日，为本朝都御史之职，今已亡过。”湛生道：“莫不就是号如玉玮琼的梅老先生？”那青衣道声便是，又欲掩门进去。



湛生含笑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你家老爷在日，与我家老爷，原是通家世谊。小生唤做湛翌王，那时我年纪尚幼，你家老爷，朝夕到我家来的。未得追随拜识，今已仙逝，也还是通家子侄。不知此处可是老夫人所居，还是甚人在内？”女童道：“此间并无别人居住，只有本宅小姐，性爱幽静，独居在此。”湛生道：“你家小姐，我还算通家姊妹。请问唤甚名字？年已几何？曾适人否？”女童道：“相公虽是通家。说话太觉烦絮。适间小姐同在园中看花，奴家出来，说话已久。此时将欲进去，伺候小姐呼唤也。”湛生便近前，扯住了腰间汗巾，说道：“小姐呼唤不妨，必求细细详示，不然小生只得追随小娘子进去，问个端的了。”女童见了湛生狂态，恐怕有人看见，只得慌忙含笑答道：“吾家小姐的字，唤杏芳，又号醒名花。”翌王道：“怎么叫做醒名花？”女童道：“我小姐真个生得天姿国色。家中称为小杨妃。古人以‘海棠初睡足’比杨妃，小姐常道：‘杨妃睡足我独醒。’所以将这意思，取个别号，乃自叫做醒名花。年已二九，只为世无其匹，矢志不肯适人，终日焚香礼佛，闲时便分题拈韵，消遣时光而已。老夫人着实怜惜，屡次相劝，决意不从。夫人遂将此园，为小姐焚修之地，拨几个老苍头及奴婢，朝夕服侍。又将近处庄田百亩，为薪水之用。不料老夫人于旧年八月中，亦一病身故，今小姐独自居此。真个闺门肃正，足不窥户。即奴辈有些差处，一毫不敢轻恕。”湛生便道：“你家老爷、夫人既已身故，还有几位公子么？”女童道：“只有一位大爷，现在城中，不时要来看望小姐。但为人性子太刚，与人一言不合，便欲伸拳舞脚，故此人人畏他。”

正说话间，只听见里面莺声娇啭，叫唤佛奴。女童道：“小姐呼唤了，相公请便罢。”湛生听说小姐这等美貌，又未曾匹配，园中又无别人，便转口道：“适才见贵园花卉甚佳，意欲赏玩片



刻，不虚一时游兴，未识可肯相容否？”女童道：“此非奴家所能主。若相公必欲看花，等奴家服侍小姐进去，相公稍迟进来，略看片刻，便当出去。倘外人撞见，恐遗累于奴辈哩。”湛生道：“如此甚感，决不遗累于小娘子。”女童回身便走，湛生远远尾之而进。转弯抹角，只见那女童，随着一位美人，隐隐在花枝外，进内去了。湛生顿足道：“醒名花三字，果不虚传。”又见园中，犹如洞天深处。只见：

牡丹亭，芍药栏，蔷薇架，木香棚，种种名花，吹香弄影。朝霞阁，百花轩，松风楼，荷香亭，历历台榭，映水拖烟。林间鸟声上下，庭外竹影参差。正是花深留客处，果然春暮落红时。

湛翌王正在神魂飘宕，应接不暇之际，又见一对紫燕，飞语花间，便把方才所吟的诗，又吟起来。心中暗想：“梅小姐如此青年，怎受得空闺寂寞？”又想：“小姐若见我湛翌王，必有见怜之意。怎当得天台虽近，无路可通。”

湛生正在闲吟妄想之际，谁晓得隔墙须有耳，窗外岂无人？当时小姐看花游倦，到内取茶解渴，猛听得园中有吟咏之声，忙呼佛奴道：“不知何人到园中来？你快往外一看。”佛奴心知是那生作怪，答应而出。走到园中，果是湛生，摇摇摆摆，走来走去，觉得他丰神态度，宛是神仙，口中只自者也之乎，吟咏不已。一时到打动了佛奴一点怜才之意。心中想道：“小姐没有缘法，自己不来，苦苦的叫我打看端的。倘亲见了那生，不知还守得清斋滋味么。”一头想，一头走上前来，低低叫道：“湛相公，湛相公。”那湛生正想得出神了，竟不答应。佛奴看见他这个模样，笑道：“相公休得在此惹祸，小姐听见了吟咏之声，知有人



在此园中走动，特唤奴来园中打探。倘再迟延，又差别人出来了。相公快快请回，不要连累我们。”湛生方才点头道：“去便去了，你说小姐会分题拈韵，必知小姐敬重斯文。小生适间踏青，吟得一首拙句在此，小娘子只说在园中拾取的，乘间烦小娘子送与小姐观看。若问此间消息，竟说并无人走动，待小姐见诗之后，或者稍稍垂怜，有甚言语，乞求小娘子记明，小生明日仍来此地，专听好音。”佛奴道：“相公差矣，吾家小姐，虽知书识字，到底是深闺弱质，晓得重什么斯文。只看世上读书做官者，尚未必能敬重斯文。况我家小姐，性多偏执。倘惹出事，那时谁去招担。湛相公，快快去吧，不要在此歪缠。”湛生急忙跪下道：“好姐姐，可怜小生伺候多时，替我传一传诗，有何干碍。若尊意决定不肯，我就向鱼池中赴水而死。”佛奴被他缠不过，只得将诗收了，不睬湛生，一溜烟竟去了。

湛生看见女童进去，只得俯乎勉强而归。归家时，只是点灯了。进了书房，闷闷对着书本而坐。也不想吃甚夜饭，又吟诗一首道：

寻春拟欲访天台，次第桃花烂熳开。
未遇碧仙亲自过，已凭青鸟问蓬莱。

吟罢，竟和衣上床睡了。

不题湛翌王回家之事。且说佛奴将湛生之诗，藏于袖中，进得小姐房内。杏娘便问道：“适才园中，可有人么？”佛奴只得扯个谎道：“园中并无人走动，小婢各处寻看时，拾得一幅字纸在此。上面花花绿绿倒也好看，小婢不得什么，特拾来送与小姐观看。小姐高明，必知分晓。”杏娘接在手中，略看一看，便喝道：“贱人，好大胆，快快跪在这里。你说园中并无动静，这诗笺从



何处得来？快快招来，免受责罚。”便叫金奴，拿竹片过来。原来小姐身边有两个诗婢，一个就是佛奴，一个名唤金奴。金奴老成朴直，不晓得尴尬之事。佛奴天资聪慧，若要他做《西厢记》内的红娘，那是恰好不过的了。佛奴看到杏娘发怒，缩做一团道：“请小姐息怒，容小婢细禀。小婢蒙小姐唤至园中，看取吟咏之声。刚刚走到牡丹亭下，只见地上有一幅字纸，被风刮得飘动，小婢慌忙上前拾取在手。早见一个绝俊俏的书生，走来对小婢说：‘这是我适间在此游玩，遗落的花笺，上面有要紧诗句，望乞见还。’杏娘道：‘既然那人失落的，便该还他，使其速去，怎么拿进来与我看？’佛奴道：‘小婢就问他：‘你是什么人，辄敢在此胡行？’那生道：‘小生看那春光明媚，游春到此。偶见贵园中花柳争妍，禽声上下，冒昧进内一观，不意失落此笺。’小婢彼时以为，园内的东西，或是小姐所遗，亦未可知。倘被那生一时冒认，他竟传扬开去，虽无甚大事，然于闺门体面不雅。所以小婢把言语洒落他一番，故此不肯还他，赶他出了园门，一径来回覆小姐的话。若早知不是小姐的，小婢自然还他了，怎敢递与小姐。望小姐府察其情，恕小婢愚昧之罪。’杏娘道：‘据汝之言，似亦有理。’便又沉吟半晌，问道：‘你不肯还他诗笺，他有甚么话对你说？’佛奴道：‘话倒有一句，只是小婢不敢说。’杏娘道：‘但说不妨。就是那诗笺，我只恐闲荡狂且，故意作此情词艳句，勾引深闺。今细观此诗，那生并非有意，但觉无限牢骚，盖亦伤时失意之士。兼且句语清新，必非凡品。你说他有话，不妨细述与我听。’佛奴道：‘小姐在上，小婢怎敢隐瞒。那生去时，只说道：‘你拾了诗笺不还我，今日天晚，明早必定要来讨个回覆。’杏娘道：‘既如此，你把此诗收拾好了，明日若是那生来讨时，快还了他，方饶你的打。’佛奴方才立起身来，把湛生咒骂了几句，将这幅花笺乱推在小姐镜台边道：‘好个祸



胎，几乎累及了老娘吃一顿棒槌。”便去服侍小姐。不题。

却说湛翌王回至家中，一心想着醒名花小姐，止觉神思恍惚，欲睡不睡。巴得天明，梳洗已毕，也不与父母说知，竟带几钱零碎银子在身边，担着妄想，飞走到梅家庄上去讨回头。起身得早，不觉腹中饥了。途中遇一酒店，湛生便入内坐下，沽一壶，自斟自饮，自言自语，思想：“梅家小姐，不知可曾见我诗？中得他意么？即见时，可怜惜我么？”正在胡思乱想，忽见一个道装老者，走进店来。正不知老者是何人？要知端的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二回 范道人遗囊显道术 梅杏娘平地沾冰清

却说湛翌王在店中饮酒，正思想之际，见一道者进来，与湛生拱手坐下。问道：“相公尊府那里？高姓大名？”湛生道：“小生未及动问，反蒙仙翁下询。敢问老仙长鹤驾何往？霄府那里？”老者道：“贫道住在中岳山下，高云院中，姓范，名本瑞，别号云侣道人。因慕贵乡山水之胜，特云游到此。”翌王便道了自己姓名。云侣道：“有失瞻敬。”翌王道声不敢，两下便同坐了一桌饮酒。吃到七八，云侣道：“贫道观先生气色，似有一件忧疑之事在心，可说与贫道知得否？”湛生见他丰神奇迈，面貌苍古，心知必是异人。问及至此，便觉打动心事，默然了半晌，起身问道：“老仙翁何以知小子心中有事？”云侣道：“不瞒先生说，贫道本是山东人氏，自幼学得些天文地理，其余些小道术，略晓一二。今观先生之相，有一种青眚之气，浮于天庭山根之际。先生若说与贫道知得，或有法可以解之。”翌王慌忙将昨日梅府花园游玩一段，细细述与他听了。云侣即于袖中打了一卦，对翌王道：“先生终身的姻缘，到有些意思，但其中尚多磨折。目下更有一番虚惊，直过了十五个月光景，方保无事。”翌王道：“既蒙仙翁指示，幸必有以救我。”云侣道：“此是天数，莫可挽回。先生且到彼探个消息，来与贫道说知，或者再有商量。今带得皂囊三个在此，兄可收之。临机自有用处，切不可失误。”

翌王立起身来，连云侣的酒钱，一总算还店家。别了道人，出得店来，心中只自乱想：“云侣之言，甚是难解。”一路行来，



早到了梅家花园左近。又上前一步，直到门首探望，并无影响。走来走去，将一个时辰，始见园门开处，昨日那个青衣，往外一张。翌王看见，急上前道：“昨日烦姐姐将拙作送与你家小姐，曾见过否？”佛奴道：“好端端几乎惹出一天大事来，险些带累俺家受气。还要说什么拙作拙作，不知你诗中藏着甚谜儿，小姐看了，便一时怒发起来，必要责罚我。幸得我再三求告方免。又问我那人在也不在，我说你明日要来的。今早着我在此看你，送还你这幅诗笺。”翌王连忙作个揖道：“如此带累姐姐多矣，小生甚为不安。然小姐可有甚么说话，托付姐姐相传？难道便掷还我诗笺罢了。倘蒙见怜，姐姐玉成好事，后日当以小星故事为谢，终身决不敢忘报哩。”佛奴笑一声骂道：“书呆，什么小星大星，我家小姐暂饶了我一顿打，着我还你的诗笺。你可略站一刻，待我进去拿来，不要再在此歪缠罢。”佛奴便一径跑到杏娘房中，见杏娘睡着，气喘喘向镜台边，慌忙取了一幅字纸，径走到园中，送还湛生道：“相公，你的诗笺在此。”

翌王接诗在手，好生没兴，展开看时，心上欢喜了一半。你道为何？湛生原是极伶俐的，记得昨日自己的诗笺，不是这等的。今见换了一幅鸳鸯锦笺，上面几行细字，写得端端楷楷，字画十分丰致。把来仔细一看，也是一首绝句，吟哦起来：

一春风雨半庭花，细草微烟景物赊。
可恨蝶衣帘外舞，强偎红片落谁家。

这首诗，原是梅杏娘做的落花诗，因那日也放在镜台边，佛奴仓卒急遽，拿了就走。又不识字，杏娘又睡在那里，把来竟授与湛翌王。

翌王念完了，疑是小姐有心换他的诗，心定天缘所定。看了



又看，念了又念，如获珍宝一般。佛奴笑道：“相公自己做的诗，只管看他怎的？”翌王知佛奴不晓得其中缘故，便道：“诗是我的诗，也曾受用你家小姐，眼光儿看过一番，纤手儿拿过一番，香口儿念过一番，小生把来做个镇家之宝。”佛奴道：“啐！又来胡讲了。”翌王笑了一笑，忙把诗笺藏在袖中，就要转身。谁晓得佛奴做人最是尖利的，前日为了湛生，受了小姐的这场闷气，今日见翌王拿得诗笺，竟要去了，便思想设个法儿捉弄他。笑对湛翌王道：“相公且住，你前日虽到我园中，也未曾外园看得许多景致。今日我同你各处去游玩一番，别样念头却也休想。”

翌王要与佛奴歪缠，正中下怀，便道：“如此极妙。”便随着佛奴走动。佛奴引着湛生，转过一带花栏，又出了一重园门，沿着鱼池走去。一派假山流水，只见：

险峻峻，烟峦壁立，湾曲曲石磴通凿。小洞寒泉流出，似迷阮肇；深谿野径引来，欲误渔郎。水欲穷而山又接，分明林屋洞天；峰怎转而路方回，何异武陵渡口。只道此地自应通玉岛，谁知个中原来出尘寰。

那时湛翌王正在飞仙洞内穿出来，回头转来，不见了佛奴，心内转道：“有些蹊跷了。”急忙向洞外走去，却是一带斜堤垂柳，池水隔断，走不通的所在。只得缩身转来，再往左边穿去。又穿出了高峰顶上，究竟又走不出。只得回转来，向右边直走，又是一条小路，荆棘绊满，抓住了一幅衣袖，好几时折不开。渐渐乱草愈深，荆棘愈多，不像有人行走的。忙打一望，前面又有石头垒断。

此时，湛翌王好生烦闷。东穿西走，再走不出。腹中吃了寡酒，忽然间饿将起来。走又走不动，路又寻不出去处，心中着

